

单雯:一个昆曲演员的自我修养



单雯

究竟演过多少场昆曲《牡丹亭》,单雯没有做过统计。她一演就是20年。或许是这样的“一往情深”,她将在南京大学出版社新近出版的随笔集取名为《步步娇:单雯说剧谈情》,源自《牡丹亭》中有名的曲牌名“步步娇”。

杜丽娘、王瑞兰、李香君、杨玉环、李桂枝、白素贞、芸娘……单雯挑选了12位昆曲经典剧目中的女性来了一次角色漫谈。舞台上,单雯是赋予角色生命的人,举手投足之间都是“戏”,而当“昆曲精灵”拿起笔杆子来“妙手著文章”,一招一式,亦见真功。

现代快报+记者
王凡 姜斯佳/文 牛华新/摄



《步步娇》
单雯 著 南京大学出版社
2023年7月

单雯

昆曲国家一级演员,中国第29届梅花奖获得者,中国文旅部“优秀专家”,被中组部评为全国“拔尖人才”,被江苏省政府评为“突出贡献”专家。

明代剧作家汤显祖的《牡丹亭》被盛赞为中国古典戏曲的“花中之后”。杜丽娘因梦生情,因情而痴,因痴而亡,最后又因爱而复生的故事,充满了浪漫主义色彩。

单雯与杜丽娘有着不解之缘。她的授业恩师张继青1984年因饰演杜丽娘一角,荣登中国戏剧梅花奖榜首。2019年单雯凭借张继青版本《牡丹亭》中的杜丽娘一角,也荣登了第29届中国戏剧梅花奖榜首。

出身梨园世家的单雯,从小生长在戏曲大院,10岁的单雯就成了当年江苏省戏剧学校最小的学生,12岁便登台表演,16岁已主演青春版《1699·桃花扇》。年少时,母亲就经常提醒她把每次演出不同的感受记下来,以至于她每天演出完都会失眠,脑子里会像放电影一样回想演绎的过程,会琢磨各个角色,用行话来说叫“过戏”。

《步步娇》这本书可能就脱胎于某个“过戏”的瞬间,于她而言,很像一本积淀多年的舞台日记。

作为常年站在舞台上的实践派,单雯始终认为扮演角色不单单是为了推动戏剧情节,最重要的是塑造人物形象时能传情达意。对人物如何理解、在舞台上如何表现人物,单雯有满腹的话想说。

拿杜丽娘来说,从古至今,为什么那么多人着迷于她?单雯一直在寻找自己的答案。“杜丽娘诠释出来的不是爱情,而是一种人的欲望。”在她看来,伟大而不朽的作品都要有通情的能力。“《牡丹亭》演得多了,我越来越感受到,这戏里写尽了人生的无奈。我们从她的身上看到了压抑、挣扎、矛盾又无奈的自己。”

如此这般,单雯将这些经典的甚至带有某些标签化的女性角色,还原成了一个有血有肉的人。譬如,她看到了杨玉环性

格中的“真”,认为贵妃渴望的其实是一份平凡的爱情;在描绘《幽闺记》中的瑞兰时,她捕捉到了人物坚韧、可爱的性情……在舞台上,可以用肢体、声腔去表达,一举手一投足就能区分一个人物,但付诸文字,她的表达则要靠挖掘人物的内心。

舞台演绎的美妙之处恰恰在于,每一次演员都是全身心地投入在戏中,有可能突然在一场演出当中悟到了什么。单雯对人物和故事的感悟,也因为演出次数的不断累积而变得不同。比如《长生殿》,她渐渐觉得这戏不是在说江山美人,而是在说思念;比如《雷峰塔》,她觉得并非是爱情,而是在谈人性和欲望……

2

卡尔维诺对经典下过这样的定义,“经典就是那些你经常听到人家说‘我正在重读……’而不是‘我正在读……’的作品。”

舞台上下,单雯一次又一次靠近经典,反复读、反复演。她拿到的所有剧本都是文言文形式的,常有人问她:“你怎么都能看得懂?”单雯说,其实没有人教,看多了就能看得懂。昆曲的词,三个字一个典故,有时候看到剧本上的词,不一定能第一时间解释出来,但她知道是什么意思。

“其实戏曲的舞台艺术到了很高境界的时候,有很多东西是只能意会的。为什么到了舞台上老师是‘点拨’,不再是像学校里手把手地教?因为他的点拨就是教一些只能意会不能言传的东西,让你自己去体会理解。有一句话叫‘学我者生,像我者死’,我这样做能达到这样的韵味,你要换一种方式才能达到我这样的韵味,但我们要去寻找同样的味道,这也是一种师承。”

新书《步步娇》也展现了单雯颇深的文学积淀。她为每一个漫谈的题目精心选配了诗词作为引子。如在《牡丹亭》之杜丽娘题下,引用了清代龚自珍的《浪淘沙·写梦》:“好梦最难留,吹过仙洲。寻思依样到心头”,以此来剖析《惊梦》《寻梦》的情怀,用这种方式引领读者感受昆曲的魅力。

一个现代女子穿越时空与一个个古代女子实现对话,单雯的秘诀是,看见这些女性角色身上的现代性。

譬如李香君,在单雯眼中是一个超然脱俗的“新时代女性”,敢爱敢恨,爱憎分明。又譬如,《狮吼记》里柳氏那样的“妒妇”,在单雯看来是让人怜惜的,因为用现代女性的视角来看,很多讨喜可爱的女性会采取“野蛮女友”的恋爱方式,有一种小夫妻的情趣在里面,所以单雯呈现的是一个知理识趣、凌厉中惹人怜爱的艺术形象,嬉笑中透出清新洒脱,以致多数女性观众都能在《狮吼记》中找到自己的影子。还有《幽闺记》中女追男的情节也很时髦,“古代女子身上这种现代性让观众看的时候共鸣感更强。”

难怪单雯会在书里写下这么一句:“台上的人不知自己身在戏中,台下的人不知自己身在梦里。”

3

古典和时尚在单雯身上形成了一种共生。

哪怕她穿着最简单的白T恤穿行在都市,旁人一眼就能看出她在人群中与众不同。那是昆曲带给她的。单雯笑着说,那是一种职业病。

年少成名的单雯,在演艺生涯中也曾频频遇到影视剧的邀约,但她婉拒了这些“诱惑”。“从小学戏曲,就会对它有一种特殊的感情,生活当中早已离不开。要完全放下戏曲去做别的,还是不能割舍。”

昆曲已经贯穿到她的血液当中。谈话间,单雯比画起舞台上的招式,讲述着昆曲的“写意”,“昆曲来源于生活,但又高于生活。就以拿杯子这个动作来说,不是说真的要去拿一个杯子,那是话剧。拿杯子用什么表达?第一是声腔,第二是气息。我起一个范儿,你就知道我干什么……你看我的眼神,先指一下,做拿的动作,这是来源于生活。挡水袖,喝。喝了吗?没有喝。为什么翘起?喝的是酒,有一点醉意,这是高于生活。”

在书中,单雯特别谈到了一些表演上细节的处理,十分微妙有趣。比如《奇双会》中的李桂枝,因为刚新婚不久,丈夫甚至不知道夫人叫什么名字,可谓“至亲至疏夫妻”,所以她表演时需要到闺门旦的表演进行微调,念白轻快些,放松身体肌肉。就是这种“松弛”,也尽显功夫。

“程式化的表演可以通过外在的学习模仿习得,生活化的表演要靠演员的自我修养。”单雯说,昆曲表演其实是有层次的,每一个动作都讲究松弛有度。正如当下“松弛感”这一高阶词汇的流行,松弛在昆曲表演中也是一种境界,学习它需要一个过程。第一个阶段,从模仿开始,如何做得像老师,或者某个动作做得如何美;第二个阶段,如何把动作表现得充分,然后再化为无形,就像国画的留白,是一种松弛。“比如说,看到那边有一棵树,我手这么一指,程式化有个手眼身法步的过程,但如果已经化为无形,一边唱一边说,手就出去了,过程依然有,但贯穿在骨子里了。”

一招一式之间的门道,是阅历,是领悟。就像国画,轻轻一笔画上去,看似简单,里面贯穿着几十年的功力。

■对话

快节奏时代 昆曲的“慢”弥足珍贵

读品:你演了那么多爱情故事,在书中你透露《玉簪记》里潘必正和陈妙常这对小夫妻是你最喜欢的一对,为什么会粉这对CP呢?

单雯:我们昆曲当中比较经典的一折戏就是《玉簪记》当中的《琴挑》和《偷诗》。《琴挑》为什么经典?就是不说出来,装作很矜持,特别的有韵味。等到对方离开的时候,她那种内心的爆发,让我觉得这个女性非常的可爱。最后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,她也是奋不顾身的那种爱,两个人打情骂俏的那种感觉又很日常,有小滋小味。其实很多喜欢昆曲的人喜欢《玉簪记·琴挑》这出戏,就是共情了那种明明动心了但是又压抑着自己情感的状态,现在很多女性的性格也是这样的矜持。静下心来感受这种似有非有的感情时,就觉得特别的耐人寻味。

读品:最近《浮生六记》在上海成功演出,这也是你的一部代表作。对于芸娘这个林语堂口中文学史上最可爱的女人,你怎么看?

单雯:都说芸娘是中国文人的理想女性,梦中情人,但我觉得芸娘是一个真正潇洒的女人,是一个令今天的女性都羡慕的女人。她是一个会玩的,有情趣的人;又是一个果敢的,有担当的女人。为了塑造一个鲜活俏皮的芸娘,我在闺门旦的基础上借鉴了不同行当的表演技巧。芸娘的眼神是灵巧活泼的,念白不能过于委婉拖沓,身段步伐要灵动一些,节奏要快一些,因此我吸取了一些小花旦的表演方式。而当芸娘临终与沈复诀别的时候,我又采用了一些正旦的声腔,表现年龄上的成熟感。总之为了塑造人物服务。加上随着年龄的增长,生活的阅历又不一样,慢慢地体现在舞台上,也会有所进步。

读品:在快节奏的时代,是不是昆曲的“慢”更显得弥足珍贵?

单雯:首先就是昆曲的词,它可能三个字一个典故,你看着这个戏,突然一句词,你脑子可能就飞出去了,就想到这个典故,然后再结合它本身的剧情,你去感受它,去想象,有无尽的空间,这是一种慢。还有,它的曲调悠扬婉转,一唱三叹,让你放松,快节奏的生活当中你能走进剧场放松一下,这是一种慢。再有它的一举手一投足的那种韵味,也是一种“慢”。但它也很当代,现在昆曲走进大学非常受欢迎,尤其是学文科的大学生特别喜欢,可能是因为快节奏的东西看多了之后,传统文化反而吸引了他们。而且昆曲的舞台演绎确实非常美,再加上手眼身法步的一气呵成,载歌载舞的体制,吸引了大批的年轻观众走进剧场,这是一个美好的前景。

读品:你自己的生活也是一种慢生活吗?

单雯:我也挺慢的,空闲下来还是喜欢静下来坐在那里,哪怕发呆也好,有时候脑子会放空,琢磨人物。有时候会突然闪现某个戏、某个动作应该怎么样更好,会试一试,感受一下,突然一下子会从生活里跳出去。平时生活当中也会刷刷刷,有时候写字。